

●散文

■张乃千
三十多年前，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陶斯亮的文章中我知道了范滂这个人。陶斯亮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的女儿，她的文章以信的形式哀悼含冤死去的父亲。信中，她回忆家人去狱中探视陶铸时，写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监管的人监视很严，我们不能谈任何现实情况，您就给我讲历史上的直节忠臣的故事。您是那样满怀激情地给我讲汉朝的范滂如何刚直不阿，挺身就险，跟擅权祸国的宦官作斗争；您又是那样情真意切地给我讲为官清正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宋代贤臣范仲淹……”读这段话使我知道了两点：一是范滂是汉朝的直节忠臣；二是陶铸十分敬仰范滂。这之后，随着对陶铸的由衷崇敬，我开始被范滂所吸引。

——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风尘，我在史籍中寻找范滂。有人说范滂是范仲淹的先祖；也有人说范滂是“三苏”父子崇拜的偶像；还有人援引经典，直接评价“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直接效法他去慷慨赴死。而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沙澧河交汇处在许慎之后、公孙大娘之前的又一汉唐风骨。那遥远而又沉重的历史足音中，范滂的脚步声异常震耳，以至于响彻魏晋两宋，咏叹于明清，直抵后世革命家的耳鼓。

范滂是谁？《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哦，范滂是东汉颍城（汝南）召陵（征羌）人，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誉为孝廉，做官后公、勤、廉、刚（光禄四行），声名远播。好啊，原来是一位值得我们夸耀的先辈老弟！

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是两帝统治的东汉历史上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十几年。范滂的官职并不高，初为“清诏使”，又为“光禄勋主事”，后为汝南太守（一说只是辅助，相当于副职）。也许正因为处于中层官阶，使他有机会深入乡里，更能洞悉民情并敢于直言民间疾苦，这是他能深得众望的原因之一。他之有名还在于他与朝中重臣陈蕃、李膺、杜密等人志同道合，同气相求，面对汹汹权奸从不折腰，而且一直在为颓废的纲纪奔走呼号。也正因为此，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他与李、杜一起被视为党锢首領之下的大牢。值得莞尔的是，几个月之后，他侥幸

●散文

柿子红了

■许润星
又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虽然街头售卖的柿子又大又红，吹弹可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但一般都是烘出来的。挂在枝头的柿子，往往仍旧青涩，表皮结了一层“霜”，像蒙了一层白纱。
柿树在农家小院子里格外常见，路边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常见，是因为它的生命力极强，特别好养，不用打理，不用费心，时间到了，它自然就为主人贡献一树硕果。
这几年，我喜欢上了吃柿子，看到小摊上的柿子，总想买几斤尝一尝，而且，每次吃柿子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沉重。
那年我读高中，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为了抓升学率，为了高考成绩，学校一个月才放假一天半。其他的都能忍受，就是学校的食堂不敢恭维。学生正在长身体，学业压力大，学习负担重，每天的活动量也不少，一天三顿饭食堂里的大锅饭，清汤寡水，一般三四天都撑不住了。那时候，家长和学生悄悄地达成了默契——每周日下午学校不上课的时间，家长从家里带些好吃的，装在饭盒里，放在塑料袋里，一包包一盒盒从学校侧门的缝隙塞给孩子们。家长们都很自觉，给孩子送过吃的，交代几句话，就匆匆离开，让下一位家长上前。现在想来，那时候场面有些壮观，有些心酸——门内是一群叽叽喳喳等着父母带好吃的半大孩子，门外是排着长长的队伍记挂孩子的父母。那时候的我，对于身材或者外在美还没有

生命的绝响

团的士人贤吏。在这场斗争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始终处在激进、险滩的中心。他与朝中位列“三公”的大臣陈蕃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那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名言就是最先出自这两个人的思想和呐喊。
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然刚直，使他的生命骄若松竹。其一，面对权奸，他一身虎气，从不畏惧。范滂曾两次牵头惩治官吏腐败，一次是赴冀州案察，所到之处无不深查细究。有官吏妄图利惠之、情融之，都被范滂抓了典型。及至州府，官吏自知罪责难逃，皆望风解印绶而去。另一次是负责监督大吏的行为，范滂直指黑恶势力，一连弹劾刺史和“二千石”以上权豪、显要二十余人。此举对专权的宦官体系打击很大。朝中有一位尚书责怪范滂弹劾面过大，一是提醒他小心为妙，二是怀疑他是否挟私怨以报复。范滂坦言道：“若臣有贰，甘受显戮。”并阐述其理说：“臣闻农夫去草，嘉禾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说得这位尚书连连称是。其二，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范滂辅助汝南太守宗慈工作时，一丝不苟，凡有违孝悌、失仁义者，一律处罚并直接开除。当时，范滂恰遇其亲外甥李颂谋求官职，范滂颂是公族子孙，西平人，品质刚毅，为乡里所不齿。他以为凭着舅父的权力就可以谋取官位，可没想到范滂对他始终不屑一顾。李颂不甘心，巴结上了中常侍唐衡，唐衡就指令太守宗慈允许李颂为官。范滂知道此事后，坚决不答应。他虽是辅助宗慈工作，却掌管着吏位，就是不让李颂来上任。宗慈无奈，只好作罢。但这件事也就间接受得罪了唐衡，要知道朝中“中常侍”的位置全被宦官把持，这下子阉党一脉不仅加倍恨上了范滂，也恼上了听命于范滂的许多人，呼他们为“范党”而仇之。其三，面对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矫情。范滂的官职并不高，初为“清诏使”，又为“光禄勋主事”，后为汝南太守（一说只是辅助，相当于副职）。也许正因为处于中层官阶，使他有

二

其实，这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的本意是要杀人的。可是汉桓帝在陈蕃等几位正直大臣的劝谏下，意外地释放了党人，条件是永不再用这些人当官。这使得宦官集团很不甘心，他们既未能除掉范滂等人，又未能撼动那个位列三公的陈蕃，心头之恨依然耿耿。但对于党人来说，释放是一个机遇，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实力，其斗志丝毫没有消减。于是，对峙的双方都没有停手，都在密谋，更大的风雨不久就要到来。

行文至此，有一种感慨直逼笔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宫廷占据了不小的位置。而我们的宫廷史，其实就是一部官斗史，黑幕太深，玄机太重。权力在这里既是争夺的目标，也是争夺的手段，宫墙高耸，宫帷低垂，却遮不住权力异化下的尔虞我诈。很多时候，这里“术”胜过了“道”，“邪恶”压制了“正义”，儒学教化只是一堆苍白的文字，《道德经》也只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的吧语，善良的人们常常被作奸犯科者钻空子。是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就是因为宦官集团抓住了一个天生的空子。”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驾崩，次年正月汉灵帝继位。而汉灵帝当时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如果党人们能够关注这个皇权交接的节点，重视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可能被思想绑架的风险；如果党人也能果断地“清君侧”并及时施以严密的防范措施，那么，宦官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得手。但可惜，党人们兴许太麻痹抑或是太书生气了，仅仅是上书窦太后，让窦太后协同幼帝惩治宦官。与之相比，宦官集团牢牢抓住了皇权更迭的机会，行动不慌，仅雷厉风行，而且凶狠无比。在捍卫儿子名节的同时，也挺立了一位母亲的高大形象。我们不妨再做一点联想，范滂的刚直不阿，凛然气节一定与范家的家风、范母的教诲有关。从范氏身上的近侍，盗走了印、玺、符、节，以此假传诏令，向党人们举起了拘杀的屠刀。而党人们几乎毫无防备，当奸党以汉灵帝的名义劫持了窦太后，派兵追捕大将军窦武的时候，派八屯部的陈蕃

获释，当他离洛阳，经南阳，回汝南老家的路上，想不到竟有一不拨又一拨的人在迎颂他，有老百姓，有地方官，光是马车就塞满了官道。然而范滂却不愿扰民，不愿因“戴罪”之身牵连他人，毅然悄悄改走小道，幽夜回到故里。他清气一身，视名望如浮云。

三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三

公元169年，范滂舍身就义，年仅三十三岁，同时被杀害的有一百多人。与所有人相比，范滂是最有机会、最有条件躲过祸害的人，可是他沒有躲，而是毅然就害。后人在评论东汉党人时，无不对范滂的这一举动给予泣赞：几伏其死，母欢其义，壮哉伟哉！
而当时，还有一位叫张俭的党人恰恰与范滂相反。他逃避党锢之祸的机会并不充分，缺少必要的掩护。可他顾其身阶，到东躲西藏，以至于连累了许多与他有关系和保护过他的人，一些人因他的不能归案被奸党屠身灭族。相较于范滂，张俭羞愧弗如，而范滂则义薄云天。范滂的影响足够深远，除苏东坡母子外，文天祥亦有诗赞曰：“而流传甚广的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那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中沒有提范滂，却提了张俭，恰是对生死去留的反思，褒抑之间，壮怀激烈，以“我自横刀向天笑”隐喻范滂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自己赴死的决心。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范滂对变法志士的深刻影响。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也是有逃命机会的，可是他没有，他选择了赴死。其胸怀气节与范滂何其相似！

对于范滂，当然也包括正如鲁迅所说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和无数近、现代革命英烈，我们无论如何赞美他们，也不为过，因为他们曾经是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生命，都奏鸣过振奋发聩的绝响。有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幸福，记住他们，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需要。
作为范滂的故乡人，我想对这位遥远前辈表达的是：两河岸边，崭新的人文精神正在书写更宏伟的篇章！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诗歌

■包广杰
清晨
我总爱到会展中心看云
头顶常常飘着几缕白云
它们也是天上走动的人
如同在广场上展练的我们

天空
总有油画的味道
丹霞随意涂鸦 像梵高的抽象画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三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走向高潮的音符。事实正是如此，范母的形象影响着后人，《宋史·苏轼传》记载：“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授东汉《范滂传》……轼问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这番母子对话，苏母回答得毫不含糊：“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一样的人吗？”苏东坡有这样的母亲，同样令人感叹不已。可以说，范母与苏母是中华民族家教文化中卓越的女性代表。

●随笔

乡村笔记之一——

乡间俚语

■余飞
河是沙河，我的老家就在沙河边上。过去交通不便，我从县城回家，大都是顺着河堤“地奔儿”。三十多里，得跑好几个钟头，纵然那时年龄尚小耐跑，但到家的时候仍然是一身臭汗。若是夏时，便很自然一头扎进清清的沙河，让细细的微风把我好一阵爱抚，惬意得我自然又想起路上不断听到的乡间俚语了。

“穆杨萝卜鲍庄蒜，呼雷张的甜秫竿，某庄的闺女不用看。”有意思吧？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地域特色的俚语，我的家乡自然也不例外。如上述我所听到又在此转述的，就是流行于我村附近许多俚语中颇具田园特色又颇具人性质感的一则。

这些乡间俚语一般都在十里八乡广为流传，村人在开口相传的时候可以见那属于他们特有的自豪、骄傲，当然还有其他不便说出的期盼或者是羡慕，如经常说到“闺女”的时候大抵就有某种潜意识的期盼。按这些乡间俚语“色、香、味”皆俱，我的理解这纯粹属于村人不自觉的文学创作：一二字就道出了村庄的特色，三五字又说出了意识的流动，对物产的盛赞，对美好的向往，无不在这看似粗俗的俚语中泛滥开去，你能说我的父辈和乡亲们没有文化吗？

类似这样不同类型和内容的乡间俚语应该还有许多，不过大都因为社会的变迁抑或是村庄特色的灭失，而导致这些曾经被我的乡亲们引为自豪并广为传唱的乡间俚语渐渐成了记忆，有的甚至连记忆也不存在了，想来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乡间俚语一般都很短，且直白，但要说的说得极清楚。

穆杨临沙河，土质多为沙土。过去，菜园里种的萝卜只要经得起水，井上架的

夕阳赋

■张夫平
旭日东升，蓬勃向上；
时至中午，光芒万丈；
悬于西天，柔美红光。给大地以光明，育生命于成长，启人类之希望。人爱夕阳“大河落日圆”，磅礴气势，不失雄浑壮丽；“几度夕阳红”，醉人奇景，更显温馨慈祥。
老年如同夕阳，余热燃烧光亮。夕阳无限美好，照明满目青山；老年底蕴丰富，积淀深厚宝藏。老有作为，传有佳话：姜子牙白稀，西岐拜相；吴承恩皓首，著书名扬；齐白石花甲，画坛盛名；袁隆平白发，高产再创。老有优势，谱写诗章：去严厉，增温和；多智慧，少乖张；尽平生之余力，创晚年之辉煌。
欣逢盛世，关注改革开放。览九州之奇变，观四洋之激荡。共筑中国梦，乐担肩上；复兴昌盛世，勇奔小康。心系钓鱼岛，洗雪国耻；神驰南海礁，踏平恶浪。幸有机遇，安度幸福时光。晚花洁白晚花香，心理年轻心旺盛。学渊明之恬静，名利淡薄；效太白之洒脱，思想奔放。少提夜走麦城，多谈五关斩将。昔日宿怨，恩仇笑谈；今朝忘年，情谊增长。别人点滴之恩，记在心中；自己授人以惠，淡化渐忘。

伴孙儿三春踏青，携老伴隆冬沐阳，与好友博弈夏阴，约同年登高秋爽。打拳运掌，老汉壮赛李广；跳舞演唱，老太俏比徐娘。练琴棋书画，走进老年大学；学诗词曲赋，步入多彩课堂。不摆方城，散步广场；不吃油腻，多食杂粮；不吸纸烟，少饮杜康。不信彼岸有天堂，只知此岸乃福乡。过花甲，越古稀，超耄耋，跨百岁，大有希望。
壮哉，鹤发童颜，身板硬朗；神采奕奕，步履铿锵；真哉，朴实本色，诚信至上，光明磊落，胸怀宽广；善哉，善言善举，习以为常，弘扬仁孝，大爱无疆；美哉，返璞归真，自然流畅，无需雕饰，仪态大方。
咏夕阳，天地同语，世人共唱。

编后：
这是作者八十寿诞上的抒怀之作。作者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早年被打成右派，靠着乐观豁达的精神，坦然面对人生不幸，终生从事基础教学工作不辍，学子遍天下、口碑众人传。如今进入耄耋之年，仍然精神矍铄，老有所乐，笔耕不辍，每有作品见诸报端，实为我等后学学习的榜样。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正常情况下每周二、周四出版，一周两期，需要散文、小说、随笔、诗歌（词）、评论、读书笔记等类文章。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